

佛教圣典的起源 与集成：四结集

整理：刘启毅

审阅：善戒法师

目录

一、什么是结集及其进行方式.....	3
结集的定义.....	3
结集的过程.....	3
二、第一次结集.....	4
结集缘起.....	4
结集的地点和内容.....	5
上座部佛教对戒律的原则.....	6
三、第二次结集.....	8
结集缘起.....	8
七百结集的进行方式与成果.....	9
四、第三次结集.....	11
结集缘起.....	11
第一次出现完整的三藏结集.....	12
阿育王对佛法弘扬的贡献.....	12

五、第四次结集.....	14
结集缘起.....	14
结集的进行方式.....	16
结集的成果与贡献.....	16
六、圣典的集成.....	18
（一）经典的集成.....	18
南传《尼柯耶》与北传《阿含经》.....	19
（二）论典的集成.....	21
两大部系的论书.....	22
阿毗达磨的分期.....	24
参考文献.....	26

一、什么是结集及其进行方式

结集的定义

结集（Saṃgīti），有等诵或会诵，集合众人共同背诵的意思。结集的进行方式是多数比丘——僧伽的共同结集。佛教界的惯例，凡僧伽的任何大事，是经大众的如法会议（羯磨）而定的。上座在大众中上坐（如大会的当然主席）。在大会中，推请一位会议的主持人。对于法律的论究，佛教一向是采取问答式的。所以结集时，由上座发问，主持结集者诵出，再经大众审定。结集的僧伽大会，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进行的。

结集的过程

结集的过程有三个阶段：

1. **诵出**：古代的结集，不可设想为现代的編集。在当时，并没有书写记录作依据。一切佛法的结集，全由圣弟子，就其记忆所及而诵（诵是闇诵、背诵，与读不同）出来的。第一次的结集，便是由阿难与优波离分别诵出的。阿难与优波离，被传说为当时的忆持权威；阿难尊者为“多闻第一”，精通于法（Dharma）。优波离尊者为“持律第一”，精通于律（Vinaya）。实际上，参与结集的圣弟子们也会提供数据，不过要由会议的主持者，向大众宣诵而已。

2. **共同审定：**向大众诵出，还不能说是结集（合诵）。将诵出的文句，经过与会大众的共同审定，大家认为是佛说；是佛法。这样的经过共同审定，等于全体的共同诵出，这才名为结集。结集，决非主持者宣诵了事，而是要经大众同意的。

3. **编成次第：**在传说中，诵出的经与律，再为編集：集经为“五尼柯耶”或“四阿含”；集律为“毘尼（Vinaya）”、“犍度（Khandhaka）”等。诵出又继续把经和律編集为部类次第，确是一项必要的工作。结集是经大众的审定，如不为部类与次第的編集，等到大会一散，试问结集的成果何在？谁能证明它是曾经共同审定的呢！

这在有文字记载后逐渐发展成佛教三藏圣典的《经藏》和《律藏》。这是佛教早期第一次和第二次结集的内容，《论藏》的结集，一直到第三次结集才出现。

二、第一次结集

结集缘起

第一次结集的时间是在佛陀入灭三个月之后。佛陀入灭的时候，大迦叶尊者（Mahakasyapa）并不在场，当时他正赶往拘尸那罗城（Kusinara）想见佛陀，结果在半途中得知佛陀已经入灭的消息。那些还没有离欲的比丘很伤心，但有一个老年愚痴的比丘名叫苏跋达，在听到佛陀入灭的消息却高兴地说道：“贤友们，你们不要

忧愁悲伤，我们已经摆脱那个大沙门了，他常常告诉我们：‘你们应该这样做，不应该这样做。’现在我们开始能摆脱这样的痛苦了，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再受到他的拘束和妨碍。”大迦叶尊者听了之后，决心在非法、非律尚未强大之前，立即召开结集佛陀遗教的大会。

结集的地点和内容

据锡兰的《大史》第三章所传，大迦叶尊者从佛陀的涅槃地赶至王舍城，由于阿闍世王的外护，即在毘婆罗（Vebhāra）山侧的七叶窟（Sapta-parṇa-guhā）前，建筑精舍，集合五百位大比丘，作为佛灭后第一次的雨安居处。在此安居期间，自第二个月开始一连七个月，从事结集的工作。首先由优波离尊者诵出律藏，接下来由阿难尊者诵出法藏。此即称为“五百集法毘尼”，或称“王舍城结集”，又名“第一结集”。

法跟律的关系是：法是指佛陀教导的法义、法理、义理以及修行的方法。律是行为轨范、规则，也就是出家人的生活规范，哪些应当做，哪些不能做。因此，法跟律就是理论指导和生活规则，这就构成了佛陀的教法。在经典里经常可以看到：于此“法、律中出家。”它的意思是：依照佛陀的教法和律制来过出家的梵行生活。

结集的经主是巴利文的五《尼柯耶》，与北传的阿含经相当。律是指的八十诵律，因为优波离尊者以八十次诵完律藏。此已无从得见，今日所传的各部律藏，均为部派时代的各派所诵，故其内容颇有出入。

佛陀在世的时候，法与律并没有有任何的文字记载，在佛陀入灭大概五百年之后才开始书写成文。第一次书写成文是在斯里兰卡。我们现在所接触到的佛陀正法、律，是通过历代的长老们口口相传，再经过结集、整理成为文字经典，这些都是在佛陀入灭之后才进行的。

上座部佛教对戒律的原则

在这一次结集将要结束时，发生了一段小插曲。阿难尊者说：“尊者，世尊在临般涅槃前曾对我说：‘阿难，假如僧团愿意的话，在我去世之后可以舍弃微细又微细的学处（*khuddanukhuddakani sikkhapadani*, 小小戒）。’”于是长老们问阿难尊者说：“贤友，当时你有没有问世尊哪些是微细又微细的学处呢？”阿难尊者回答说没有。于是与会的长老各持己见，说出自己的想法，大家都不能达到一致的意见。

这个时候，大迦叶尊者在僧团中说：“贤友们，我们的学处跟在家人有关，在家人也知道：‘这个对你们来说，沙门释迦子是允许的；那个是不允许的。’假如我们废除了微细又微细的学处，在家人将会说：‘佛陀的弟子们制定的学处好像烟一样，当他们的导师在世时就学习这些学处，他们的导师一去世，就不再学习这些学处了。’”

当时大迦叶尊者就在僧团中作羯磨（*Kamma*, 僧团表决会议），强调说：“佛陀还没制定的戒律，不应该再制定；佛陀已经制定的戒律，不应废除，只应继续受

持所制定的学处！”这是对佛陀所制定的戒律与教法的基本原则。因所有参加第一次结集的比丘都是大长老，都是上座，所以他们的这一项决定就称为 Theravada。Thera 意思是长老、上座。vada 是观点、思想、学说。Theravada 就称为上座部的观点和主张。上座部长老们坚持以下三项原则：

1. 佛陀没有制定的戒律，没有说过的法，我们不当添加。
2. 佛陀已经制定的戒律，已经说过的法，我们不当废除，不当随意篡改删除。
3. 只应当遵行佛陀所制定的戒律、所教导的法。

也就是说，上座部佛教认为只有佛陀才有资格制定戒律，因为佛陀具有一切知智，还有大悲智。除了佛陀之外，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同时具足这两种智慧，因此我们就只有遵守的份。

三、第二次结集

结集缘起

佛世的印度，西方是婆罗门的教化区，是保守的传统中心，第一结集的戒律内容，代表西方上座部遵从佛制的原则标记。东方的摩揭陀一带，则为新兴的自由思想的天地。乃至《奥义书》与业力说，也是在东方的毘提诃（Videha）王朝，发展出来。佛陀的释迦族，便是东方的一支，佛教也是藉此自由思想的环境而发达。

第二次的毘舍离城结集，从地域上看，是西方系的华氏城（Pāṭaliputra）与东方系的毘舍离城（Vesāli）论争的表现。当时东方以毘舍离城为中心的跋耆族比丘（Vaijiputtaka），对戒律的态度，即与西系的有所不同，这时，律中虽说已距佛灭百年，若以参加此一结集的长老是阿难尊者的弟子而言，可能尚在佛灭后的百年之内。阿难尊者晚年，常在王舍城、华氏城、毘舍离等东方地区游化。

当时毘舍离城跋耆族比丘在每个月的斋戒日用铜钵装满水后，放在比丘僧团中，向前来的在家人请求钱财供养。当时有一位从西方地区来的长老比丘耶舍伽干陀子（Yasa Kākaṇḍakalputta）见到这种情况之后，便告诉求施的比丘们说，这是“非法求施”。并告诉毘舍离的在家人说不要布施金钱给僧众，这样做是佛陀所不允許的。当时跋耆族的比丘们指责耶舍尊者像在家人说了非法施之过，使他们失去信心，要他向居士们道歉，并

下令耶舍向白衣做下意羯摩（向白衣谢过），耶舍尊者做了下意羯摩，但仍恳切地劝导，并且受到许多在家人的赞仰。结果，耶舍不能见容于跋耆族的比丘之后，尊者不惜跋涉千里回去西方游说了几位有名的大德长老，再来毘舍离共同辩论裁决这件事情。东方跋耆族的比丘也四出拉拢，并以佛陀原本出生在他们的地区为理由，要求大家助力。

七百结集的进行方式与成果

据说最后前来参加结集的一共有七百位比丘，故此称为七百结集。由于人数众多，双方各选了四位大长老作为代表，共同判断跋耆的比丘众们的行为到底是否符合戒律的制定。据说东方的比丘包括一位受具足戒有一百二十瓦萨（Vassa，戒腊）的萨巴迦弥长老（Sabbakamin），是阿难尊者的弟子。

当时僧团会议中一共讨论了十件有关跋耆的比丘众认为是允许的戒律问题。所谓“十事非法”依序讨论的是：一、盐净，指可以储存食盐在角器中，便于日后饮用；二、指净，简单而言就是过午不食，以往古人分辨时间是看日晷，因此这里的二指是指日影不斜超过两指；三、聚落间净，指在此地饮食后，可至别处继续饮食；四、住处净，是指同一教区的僧众可以前往不同区进行布萨；五、随意净，又称求听净，指参与决议时允许缺席，并让缺席者事后追认；六、久住净，又称习先所习净，指比丘可以继续学习出家前所学习之事；七、生和合净，指可以饮食未经搅拌的去脂牛乳，又称酥油蜜石

蜜和酪净；八、水净，又称饮阁楼伽酒净，阁楼伽是椰子水的意思，故此净是指可以饮用未发酵或微发酵的椰子水；九、不益缕尼师檀净，又称作坐具随意大小净，指缝制坐具时可以不贴边，大小便可随意。十、金银净，是指比丘可以接受金银的供养。

虽然争论有十事，但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关于接受金钱供养这一件事。毘舍离的跋耆比丘，认为十事可行，是如法的；上座耶舍尊者，则认为这不符合律制，不如法。第二次结集的目的，即在审查此十事的律制根据。其结果，据各律典的记载，上座代表们一致通过，认为十事非法，不符合戒律，偏离佛陀的教导。当时参加集会的长老们平息了此事后，决定再结集法与律，于是花了八个月时间重新结集了经藏和律藏。

此十事，或许有些是佛陀告知阿难的微细戒可舍的范围。上座们恪守于佛制的原则，所以都站在耶舍尊者这一边，判定这十件事情不如法。从这里可以了解到第二结集之所以称为结集，主要是为了解决十事不如法的问题，结集经律是其次。

然而传说东方的跋耆比丘们在上座的代表会议上惨败，内心还是不平，由于东方系的大众人多势众，因而另行结集，遂与上座派分裂为二。于是，东方系的大众部（Mahāsaṅghika），西方系的上座部（Theravada），就此隐然出现了。

四、第三次结集

佛教圣典第一和第二次的结集，发生在部派佛教形成之前，基本上佛教界的看法是一致的。第三及第四的两次结集，其经过及时代发生在部派佛教时期之后，各个部派有不同的说法，这里采取的是南传上座部分别说系（Vibhāṅgyavādin）的说法。

结集缘起

佛灭大约二百三十多年后，出现了一位闻名全印度的大王，叫阿育王（King Asoka），他统一了整个印度，当时他统治的国土甚至比现在印度的版图还要大，包括现在的巴基斯坦、尼泊尔、克什米尔等地方。阿育王早年是个暴君，到处征战，也杀害了自己的很多兄弟，最后夺得王位。但是后来他受到佛教出家人的感化，信了佛教。阿育王信仰佛教之后，投入很多财力跟精力弘扬佛法，于是成为佛教史上非常有名的护法大王。

阿育王大力弘扬佛法、护持佛法，对比丘们非常恭敬，每天都供养大量食物给佛教出家人。当时很多外道苦于生计，连吃饭都成问题，于是他们也剃了光头，穿上袈裟，冒充比丘来接受供养。这些外道冒充比丘之后，并不是想认真学习佛法，却把自己的见解和修行方法也带到佛陀的教法中来。他们用自己的观点、方式来解释佛法，仍然修行外道的那一套方法。由于佛陀的正法受到扰乱，当时比丘们就不愿意跟这些假僧人在一起诵戒，一起共住。阿育王知道这件事情后很生气，想要从中进

行调停，结果弄巧反拙。因当时那些外道实在太多了，据说有六万人之众。

第一次出现完整的三藏结集

于是阿育王迎请了当时有名的目犍连子帝须（Moggaliputtatissa）大长老前来整顿僧团。在淘汰外道、整顿僧团之后，目犍连子帝须长老在当时的首都华氏城（Pataliputra）主持了第三次圣典结集，并以阿育王为外护。这次圣典结集一共有二千位阿罗汉参加。在这一次结集中，完整地诵出了《律藏》、《经藏》和《论藏》三藏。

阿育王对佛法弘扬的贡献

结集之后，阿育王即派遣了大批的传教师，分赴各地弘传佛法。他们的领导者及其所到的地方如下：

- （一）末闍提（Majjhantika），派至罽宾（Kāśpīra），即今北印之喀什米尔（Kashmir）等地。
- （二）摩诃提婆（Mahadeva 即大天），派至摩酰婆末陀罗（Mahisakamandala），即今南印之卖索尔等地。
- （三）勒弃多（Rakkhita），派至婆那婆私（Vanavasi），今地未详，或在南印。

- （四）县无德（Yonaka Dhammarakkhita），派至阿波兰多迦（Aparantaka），即今西印之苏库尔以北。
- （五）摩诃县无德（Maha Dhammarkkhita），派至摩诃勒咤国（Maharattha），即今南印之孟买。
- （六）摩诃勒弃多（Maharakkhita），派至奥那世界（Yonakaloka），即今阿富汗以西。
- （七）末示摩（Majjhima）、迦叶波（Kasyapa 又作迦叶惟）派至雪山边（Himavantapadesa），即今尼泊尔一带。
- （八）须那迦（Sonaka）、郁多罗（Uttara），派至金地（Suvannabhumi），即今之缅甸西南，泰国至西马来半岛。
- （九）摩哂陀（Mahinda）及僧伽蜜多（Saṃghamittā）等，派至师子国（Tambapannidipa），即锡兰或今天的斯里兰卡（Ceylon/Sri Lanka）。

由此可见，佛教在阿育王的大力支持下传扬到世界各地，影响了亚洲大部份地区，特别是对西亚、南亚及东南亚一带的佛教发展，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五、第四次结集

根据南传上座部佛教的记载，斯里兰卡（古称锡兰 Ceylon）的阿卢寺（Aloka Leṇa）在公元前一世纪举行了佛教史上的第四次大结集，参加结集的五百罗汉将全部三藏经文及其注疏刻用巴利文写在棕榈叶上，装订成贝叶经典，完成了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巨大工程，为佛教文化的保存、传播和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结集缘起

促成这次结集的原因，可归纳为如下三条：

1. 内忧外患。佛教自公元前三世纪从印度传入锡兰之后，上至王室贵族，下至黎民百姓，纷纷皈依三宝，佛教成了国教。然而过后南印度泰米尔人侵占了锡兰的大片国土；佛教也遭受到严重的破坏。另外南方卢胡纳地区的婆罗门帝沙也点起了反叛朝廷的战火，使锡兰的北方和南方都陷入兵荒马乱之中。在这种形势之下，许多僧侣都不得不离开原来的寺庙，师徒离散，口授佛经变得十分困难。有远见的长老们都感到了佛经失传的危险。

2. 全国饥荒。在战云密布的同时，又遇到全国性特大旱灾，连续十二年没下透雨。百姓无粮，不得不以草根树叶充饥，许多比丘饥饿而死，很多寺庙荒落无人。当时有六十位比丘本来也想泛海赴印，但当他们走到海边时，想到佛经失传的危险，于是又折回南方。在那里，

他们受着饥饿的熬煎，身体极度虚弱，这使他们更加担心原来背诵纯熟的佛经会被遗忘，某些佛经会面临着失传的危险。

3. 僧团分裂。佛教初传至锡兰时，锡兰国王天爱帝须（King Devanampriya Tisya）在当时的王城阿努罗陀补罗（Anurādhapura）建造了大寺（Mahavihara），是全国公认的佛教中心。直到公元前一世纪，各地僧侣都承认大寺为佛教的正统，保持着以大寺为中心的统一局面。在全国饥荒战乱，有一个名叫摩诃帝沙（Mahātissa）的长老对瓦达伽马尼王（Vatṭagāmaṇi Abhaya）帮助很大。国王为了报答长老的恩德，修造了一座“无畏山寺”（Abhayagiri）布施给长老。后来大寺长老裁决摩诃帝沙违反戒条，将他摒出僧众。摩诃帝沙长老和他的一批学生就脱离大寺搬到无畏山寺居住，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无畏山寺派与大寺派分庭抗礼。由于连年战乱，国势衰微，佛教已处于衰弱无力的境地，现在又有无畏山寺的分出，大寺派长老们担心的佛法不仅有失传的危险，而且有被歪曲和篡改的危险。在连年灾荒的岁月里，广大信众总是忍饥挨饿，把食物省下来布施僧侣。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仅仅是为了得到布施，苟且活命而披剃出家。这样，僧团中就混入了不少的不良分子，这些人不可能忠于佛法三藏。只有将三藏用文字记载下来，才能使佛法久住。

结集的进行方式

这次结集的地点是锡兰卡玛杜勒的阿卢寺，今斯里兰卡中央省的玛德勒附近。阿卢寺有足够的天然石洞可供比丘们住宿，又因为得到了地方长官的支持和保护，周围百姓都是虔诚的信徒，所以衣食品供应充足。

参加这次结集的五百罗汉，都是从大寺派各庙中选拔出来的，他们都是学识渊博、精通佛经的长老。这次结集是在杜波罗摩寺的大长老坤德帝沙（Maharakkhita Thera）的主持下进行的。仿照第一次结集的进行方式结集经律二藏，先是请优波离师徒系统的法师背诵律藏，又依次合诵了经藏和论藏。诵完之后紧接着开始了更加艰巨的工作，即将经文及其注疏全部记录在贝叶（棕搁叶）上，这才是本次结集的特殊意义所在。他们将三藏及其注疏分成若干部分，交给善于刻写的长老同时分别进行刻写。刻定之后又交给法师们集体校阅。

结集的成果与贡献

阿卢寺的结集确立分别说部传承的五部尼柯耶圣典（Nikaya），即《相应部》、《中部》、《长部》、《增支部》以外，还有分别说部自部编纂的《小部》（或称《杂部》）。锡兰大寺派藉由传诵的结集，将大寺派确立为分别说系在锡兰的正统地位，自此成为“铜鏤部”（Tāmraśātīya）。

据说此结集第一次提供了有文字记录的巴利语三藏经典，为佛经的保存传播；学习研究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阿卢寺记录成书的贝叶佛经传到印度、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被这些国家奉为圣典。这些国家的佛教都属于斯里兰上座部大寺派法统，而斯里兰卡则成为东南亚上座部佛教的中心。

六、圣典的集成

（一）经典的集成

在此所讲的初期经典，是指佛典的初期及型态的完成阶段，大约是从佛陀时代到阿育王时代，或更后至部派时代的初期。

佛陀时代，据北传《杂阿含 1321 经》记载：“时尊者阿那律陀夜后分时，端身正坐，诵〈忧陀那〉（Udāna）、〈波罗延那〉（Pārāyaṇa）、〈见真谛〉（Satyadrśa）、〈诸上座所说偈〉（Sthaviragāthā）、〈比丘尼所说偈〉（Sthavirīgāthā）、〈尸路偈〉（Śailagāthā）、〈义品〉（Arthavargīya）、〈牟尼偈〉（Munigāthā）、修多罗（Sutra）悉皆广诵”。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佛弟子们为了方便记诵，已经开始将佛陀所说的法，做了提纲性的分类編集。

南传《岛史》说第一结集的法之内容，是九分教。巴利经藏的九分教或称为九部经，在尼柯耶《中部》（第 22<蛇喻经>）和巴利律藏都有记载为：

1. Sutta（契经，修多罗）：长行散文的陈述。
2. Geyya（祇夜，应颂）：长行散文所附有的诗偈。
3. Gāthā（偈颂）：诗偈。
4. Veyyākaraṇa（记说）：解释、阐明、分别教义。

5. Udāna（自说）：佛陀无问自说的诗偈。
6. Itivuttaka（如是语）：由优填王王妃 Sāmāvatī 的侍女久寿多罗 Khujjuttarā 从世尊听来的法语。
7. Jātaka（本生）：佛陀过去生的故事。
8. Abbhutadhamma（未曾有法，稀有法）：陈述令人惊奇、不可思议事迹的文句。
9. Vedalla（毘陀罗，智解）：包括小智解、大智解、正见、帝释问等经。向佛陀提问得到解答，获得知识与喜悦。

在这九部经中，以前三部为最古而最近于原形佛典，故与现今的《相应部》相当，《相应部》虽已多所演变，仍可见出其旧貌。因为释尊的法义的教授，最先类集为契经、祇夜、偈颂的三部经；北传《杂阿含经》的杂，随其义类之相应者而鸠集成编，所以，杂为相应之意，乃为原始结集的旧制。

至于第四部因缘至第八部之未曾有，性质与前三部大不相同。实则九部经的后六部，即由前三部中分出，初次结集时，是否已有九部之名，一直为近世学者置疑。

南传《尼柯耶》与北传《阿含经》

阿含是梵语，新译为阿笈摩（Āgama），义为法归，有万法归趣于此而无遗漏的意思。用巴利语，则名为尼

柯耶（Nikāya），其义为集或部。因为南传巴利文藏所用语文，接近佛世所用的俗语，故一般以为南传五《尼柯耶》，较之北传根据梵文译出的四《阿含经》，更富于原始色彩，所以近世学者于原始数据的采证也多喜用巴利文圣典来校勘。尤其南传五《尼柯耶》全部出自上座铜鐻部（Tāmraśātīya）。北传译成汉文的四《阿含经》，所属的部派不一，其中《杂阿含经》和《中阿含经》属于说一切有部（Sabbatthivāda），《长阿含经》出自法藏部（Dhammagutta），《增一阿含经》则出于大众部（Mahāsaṅghika）。

汉译四《阿含经》，若与南传的五《尼柯耶》比照，则为：

- （一）南传《长部》（Dīgha Nikāya），分为三品三十四经。北传《长阿含经》，二十二卷三十经；
- （二）南传《中部》（Majjhima Nikāya），分为十五品一五二经，其中有九十八经完全与北传一致。北传《中阿含经》，六十卷二二二经；
- （三）南传《相应部》（Samyutta Nikāya），分为五品二八八九经。北传《杂阿含经》，五十卷一三六二经；
- （四）南传《增支部》（Anguttara Nikāya），分为一七二品二九一经，觉音尊者以为其有九五五七经。北传《增一阿含经》，五十一卷千经以上。

（五）南传《小部》（Khuddaka Nikāya），大小十五经，其中主要的有六种：1. 法句

（Dhammapada），相当汉译的《法句经》及《法句譬喻经》。2. 自说经（Udana），此即优陀那，汉译中没有。3. 本事（Itivuttaka）相当汉译的《本事经》。4. 经集（Suttanipata），相当汉译的《义足经》，即是古之义品、波罗延那等。5. 长老、长老尼偈（Thera-Theri Gatha），汉译中无。本生（Jataka），相当汉译的《本生经》。

初期经典类集成编，时间地点虽然没有详细记录，但依各部派均共许《尼柯耶》或《阿含经》为原始圣典的情形来判断，其成立应该是在七百结集之前，但也未必即是第一次结集时就已经全部出现。从它们的内容推定，《相应部》最先，其次《中部》，再次《长部》及《增支部》；长部与增支部的经文也散见于其他部类的《尼柯耶》中。《相应部》的经文一般较简洁赅要，《中部》篇幅开始较长，到了《长部》及《增支部》，就有更长篇的叙述了。

（二）论典的集成

论典，又被称为阿毗达磨，阿毗昙等名（Abhidhamma），其含义有“对法、向法、无比法和大法”的意思。它的内容，可以是佛陀用义理解释佛陀自己所说的教法（可知论藏也有佛陀亲说的成分）；或由佛陀标出佛法纲要，然后大弟子们为之作详细解释的；

或有佛时代诸弟子之间对佛法和戒律互相讨论而加以组织的，大迦旃延尊者及舍利弗者，对这方面的努力是比较显着的。

阿毗达磨，起初只是用作称赞佛的经法的泛称。但是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阿毗达磨的涵义，就复杂起来，论师们对于“阿毗”的意义，也做了种种解释，归纳各家所说，阿毗达磨的主要用意是明了分别佛法义理，还有佛学中的修证方法和修证次第等，传承下来，成为名和句的分别，即是论书，学佛的人依着它去分别了解，并经过闻、思、修的工夫，进入实证境界——从证出教，再由教趣证，便包括了阿毗达磨的一切。

两大部系的论书

阿毗达磨的发展而到今天还在传流的，主要是属于上座部的传承，尤其是南传分别说系的铜鑠部（Tāmraśāṭīya）及北传罽宾的说一切有部（Sabbatthivāda）最发达，其他部派的虽有不多。

（一）南方传于锡兰的铜鑠部，有七部阿毗达磨：

1. 《法集论》（Dhammasangani）
2. 《分别论》（Vibhāṅgappakaraṇa）
3. 《界论》（Dhātukatha）
4. 《人施設论》（Puggalapannatti）

- 5.《双论》（Yamaka）
- 6.《发趣论》（Patthana）
- 7.《论事》（Kathavatthu）

以上的前六论，据说是佛说的。《论事》一书，相传是阿育王时代，目犍连子帝须（Moggaliputtatissa）依据佛说而造作的。

（二）北方罽宾的说一切有部，也有七部论书：

- 1.《法蕴足论》：此论与南传的《法集论》相等。

2.《集异门足论》：解释北传《长阿含经》之《集异门经》，为舍利弗尊者所作。

3.《施設足论》：与北传《长阿含经》之《起世经》有关，巴利藏的《长部》没有《起世经》，疑其为出于阿育王之后的论典。

4.《识身足论》：提婆设磨造，以其内容考察其时代背景，当为佛灭后三世纪所出。

5.《品类足论》：共八品，四品为世友论师作，四品为迦湿弥罗论师作。世友是佛灭后五世纪时人，可知本论出世很晚了。

- 6.《界身足论》：为世友论师所作。

7.《发智论》：佛灭三世纪时，北印那仆底地方的迦旃延尼子论师所作。

阿毗达磨的分期

日本学者木村泰贤把阿毗达磨的发展经过，分为四个时期：

（一）契经（Sutta）形态的时期：当时经论未分，论书性质的圣典，也被置于经的名位。从内容看，例如被摄于《长部》第 33 经的〈众集经 Saṅgīti Sutta〉、被摄于《中部》第 44 经的〈毘陀罗大经 Mahāvedalla Sutta〉、第 43 经〈毘陀罗小经 Culāvedalla Sutta〉等，乃是其最显着的。

（二）经之解释的时期：此在担负经说的定义、分类、分别的工作，在阿毗达磨未出现之前，它担任了从契经形态过渡到论典独立阶段的职务。例如南方圣典中，被收于《小部》的无碍解道（Paṭisambhidāmagga）、义释（Niddesa）等是；四《阿含经》以外的杂藏，也均可代表此一地位。汉译六足论中的《法蕴足论》、《集异门足论》，似也近于这时期的性质。

（三）论的独立时期：离开了经，有了独立性的论书，以各经为主题，绵密分类，并含有其特有的一种主张，这便是随各部派而生的阿毗达磨。其年代恐在佛灭后一百五十年起；真正发挥其意义的，则在公元纪元前

后，为其顶点。如前述的南方七论；一部分的北方七论，多属这一期。

（四）纲要论的时期：代表各派的主要论书已告完成，为得其简要，便出现了纲要书。北方说一切有部而出的有法胜的《阿毗昙心论》，法救的《杂阿毗昙心论》，世亲的《阿毗达磨俱舍论》。南传则有觉音论师（Buddhaghosa）所作的《清净道论》（Visuddhimagga），阿耨楼陀尊者（Anuruddha）所作的《摄阿毗达磨义论》（Abhidhammatthasaṅgaho）。

参考文献

1. 《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正闻出版社，1994 修订本三版）印顺导师着
2. 《印度佛教史》（台北市：法鼓文化，2006 版）圣严法师着
3. 《印度佛教思想史要略》（庄春江工作站，2016）庄春江 编着
4. 《印度佛教史略说》（原始佛教会网站）随佛比丘讲述
5. 《世界佛教史上的第四次大结集》（法音 2010，绍兴炉峰禅寺网站）慕显着
6. 《佛教圣地简介》（收录于《佛陀与佛法》法锦禅苑，2013），法锦比丘整理
7. 《亚洲原始佛教道场指南之锡兰佛教史》（法雨道场出版，2007），明法比丘 编
8. 《Indian Buddhism》（Motilal Banarsidass, Delhi 2004 版）A.K. Warder 着